

西夏疆域之形成与州府建置沿革

——兼斥克恰诺夫关于西夏疆域的谬论

吴光耀

一 西夏的兴起和领土的扩展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汉人、吐蕃人、回鹘人、靺鞨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羌族是我国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我国西部地区，史称“西羌”。

秦汉以来，羌族散居于青海、四川、甘肃等地，便与汉族交往、联系。魏、晋以后，西羌微弱，党项始强，过着“不知稼穡”的游牧狩猎生活。唐初，鉴于“贵中华、贱夷狄”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实行“和亲”、“互贡”、“授官”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加强了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贞观九年，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拓拔赤辞内附归唐，受唐廷封为西戎州都督，从此“职贡不绝”。后为吐蕃所迫，徙居内地。唐末，平夏部首领拓拔思恭以参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唐廷封为夏国公，“赐姓李”，拥有夏、绥、银、宥、静五州，传子及孙，世据其地，逐渐发展壮大，为后来建立以本民族为主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唐朝亡后，拓拔思谏即归附后梁。思谏卒，其孙李彝昌立，为其将高宗益所杀，军士拥立彝昌的族父李仁福为留后。梁太祖授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后封为陇西郡王。后梁亡，后唐封李仁福为朔方王。仁福卒，其子彝超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彝超死，其弟彝殷为留后。后周时，太祖郭威晋封彝殷为西平王。

宋初，赵匡胤采取解除藩镇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于公元982年，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李继捧率族人进京献地。继捧族弟李继迁北奔地斤泽，抗宋自立。宋知夏州尹宪率部夜袭地斤泽，焚烧四百余帐，掠获牛羊等万计^①。继迁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进行斗争，联合了越来越多的党项族各部，声势逐渐扩大。公元1002年，继迁攻陷灵州，并开始向河西走廊发展，在攻凉州时战死。李继迁与宋廷的斗争，使宋朝统治者深感困扰，并从中吸取了教训；同时，党项族人民在连年战乱中，也疲敝不堪。公元1004年，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为了稳定新建的政权，就改变了政策，与宋议和。北宋封他为西平王，承认他据有夏、灵等六州，恢复互市等。而他又聚集力量，向西发展，相继占据甘、凉两州，疆域扩大到河西走廊的重要地区。公元1031年，德明死，其子李元昊立，继续向西扩展，取瓜、沙、肃诸州，全有河西走廊。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制定官制、军制、法律，并创制了西夏文。

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河西走廊的甘、凉、肃、瓜、沙等州都是既盛产粮食,又水草丰美,“畜牧甲天下”的农牧两宜地带,而兴庆府、灵州等地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的肥沃地区,有唐来、汉源等古渠和元昊等新渠,引黄河水,灌溉广大农田,“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更成为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在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影响下,党项牧民转向定居农耕的日趋增多。西夏社会便从原来单一的游牧经济,发展为半农半牧的经济。畜牧业在西夏经济中仍居于重要地位。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使手工业、商业兴盛起来,扩大了夏、宋之间贸易,以茶马、盐谷贸易最盛。尤其在公元1044年“庆历和约”后,夏、宋双方基本上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经济、文化交往更趋密切,西夏输往北宋的除传统的青、白盐和驼、马等畜产之外,还有毡毯、蜜、蜡等商品^②。而北宋输往西夏的除缙帛罗绮、瓷器、漆器和茶、谷等商品之外,还有大批的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文化典籍^③。党项族与汉族之间频繁交往,“商贩如织”,进一步吸取了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从而加速了西夏社会进化的过程,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开发祖国西北边疆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 西夏的疆域与所辖府州的沿革概述

崇宗赵乾顺继位后,西夏疆域广阔,处于极盛时期,统辖三十三府州。它的领域扩展到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等地。这一地区原来就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与汉族长期相处、逐步融合的区域之一。我国古代史学家很注意西北民族的发展,搜集了大量的和珍贵的资料,在有关春秋、战国、秦汉诸朝的几部著名史书中,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皆有较详细的记录,可以证实。

据我国史籍记载,远在战国时,赵武灵王的势力已达阴山之南^④。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兵,取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⑤。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进入陇西,取河南地,置朔方郡,筑朔方城^⑥。仅在朔方郡设置了临戎、三封、沃塹、窳浑、临河等十个县^⑦。据考察,三封、临戎、窳浑三县城在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遗址尚存,明显可见^⑧。汉武帝开拓河西,列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⑨,驻兵屯田,派官镇守,移民实边,垦荒辟土,引水溉田。仅举几例,可以说明,如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⑩。又元鼎年间(公元前116—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⑪。主要从事农业的汉族与主要从事游牧的我国匈奴、鲜卑、羌等民族和后来继起的吐蕃、回鹘等民族杂居一起,相互学习,友好往来。值得注意的是,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和铁制农具等,开荒种植,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⑫。河西之地也是土沃物繁,水草肥美,自古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⑬。这些自然都是西北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长期相处、共同劳动的结晶。

十一世纪,李继迁等拥有兴、灵、甘、凉、肃等州,得到我国历朝在此垦殖的沃野。因此,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才能持续一百九十年之久。

西夏府州的建制,仍沿袭秦、汉、隋、唐、宋等朝旧制,乃是“一脉相承”的。现就其所统府州的今址(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历代建置沿革,概述如下:

兴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春秋时羌戎地。秦属北地郡。二汉因之。晋仍属北地郡，后属赫连夏。后魏为薄骨律镇地，旋属灵州。后周为怀远郡。隋初郡废，仍属灵州。大业初，属灵武郡。唐初属灵州。天宝中，属灵武郡。宋属灵州。天禧四年，赵德明始城灵州之怀远镇，改置兴州，后又升为兴庆府，复称中兴府⑭。

灵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

秦统一六国后，属北地郡辖地。西汉惠帝四年置灵洲县，仍属北地郡。北魏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因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称为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于果园复筑城，改为州。后周置灵州总管府。隋大业元年府废，后改为灵武郡。唐武德元年，改为灵州总管府。天宝元年，改为灵武郡。至德元年七月，肃宗即位於灵武，升为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灵州。宋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陷灵州，后改为西平府，又置翔庆军⑮。

静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境

汉属富平县地。后魏置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称汉城。隋改置弘静县。唐神龙元年，改为安静县。至德元年，又改为保静县。宋改县为镇。咸平四年九月，继迁攻占保静镇，后改镇为静州⑯。

定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南

城西南至灵州二百里。唐天宝中，以其地属朔方节度，后升为县，属灵州。贞元八年，吐蕃占灵州，诏河东振武救之，复遣神策军戍定远及怀远城，吐蕃乃退。景福二年，灵武节度韩遵表为警州。宋初，置定州。咸平四年，陷入西夏，仍置定州⑰。

顺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西南

汉置县，属北地郡地，后汉废。后魏置灵武县，属灵州。后周改置建安县。后又置历城郡治。隋开皇三年郡废。十八年，改建安为广闰县。仁寿元年，复改为灵武县，属灵州。按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载：“汉故灵武县，唐镇名。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北至怀远镇六十里。宋初，灵州都巡检主之，伪夏为顺州。”宋咸平中，镇入西夏⑱。

怀州

在《宋史》中将怀州列为河西九州之一，临近黄河西岸。咸平中入西夏，置为州。其他待考⑲。

永州

在《宋史》中亦将永州列为河西九州之一。咸平四年九月，继迁攻占永州。其他待考⑳。

威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东北

后周保定二年，移置会州于此。建德四年，改立鸣沙镇。隋开皇十九年，置环州及鸣沙县。大业三年州废，县属灵武郡。唐武德四年，置西会州，鸣沙县隶属西会州。贞观六年，州废，改置环州。九年，复废环州，县属灵州。咸亨二年，又置安乐州。贞元三年，吐蕃陷盐、夏诸州，后退屯鸣沙，改置长乐州。大中三年收复，改置威州。宋咸平中，地入西夏，仍为威州，后改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据此，则韦、威二州，似非一地。可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36—37图，《西夏》中标出韦州即威州，未见注释，故今不取㉑。

韦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北

韦州在兴州东南二百六十里。西夏设置韦州于此。嘉祐七年，諲祚改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元代州废。明代宏治十年，以其地为军事要地，增置韦州千户所㉒。

西安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

北宋元符二年，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东至天都砦二十六里，西至通会堡五十五里，南至宁安砦一百里，北至啰没宁堡三十五里。北宋靖康元年，西夏崇宗派兵攻占其地，亦置西安州②。

夏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

据考察，古代统万城紧傍红柳河（红柳河穿过毛乌素沙漠时，含有大量泥沙，水色浑浊，蒙古语称它为萨拉乌苏河，也就是“黄色”的意思，）床北岸，西南距今巴图湾大队约十公里处。俗称“白城子”，至今遗址尚存。

秦为上郡地。汉元朔二年，始置朔方郡。后汉末废。东晋义熙九年，赫连勃勃于朔水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称为“统万城”。至子昌，为魏太武帝所灭，置统万镇。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改置夏州及化政郡。西魏改郡为宏化。隋废郡，仍置夏州。大业三年，改为朔方郡。唐贞观二年，讨平梁师都，改为夏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朔方郡。乾元元年，复为夏州。广明初，赐号定难军，授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拓拔思恭，遂世据其地。后受唐廷封为夏国公。北宋咸平六年春，地入西夏，仍置夏州③。

银州 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西

秦属上郡地。汉为圜阴县地。北周保定二年，于县置银城防。三年，改置银州。隋大业初，州废，县属绥州。唐贞观二年，平梁师都，置银州。天宝元年，改为银川郡。乾元元年，改为银州。五代以来为西夏所有。宋太平兴国中，收复银州。至道初，地入西夏，仍置银州④。

石州 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北

城位于夏州东南，隋末，梁师都置。唐武德初，延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于此。北宋时西夏派兵戍守于此。元丰四年，宋将种谔攻克米脂，进攻银、石、夏州，破石堡城，进至夏州。石州位于夏州之东，银州之西。后地归西夏，升为石州⑤。

宥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西

城在夏州西二百二十里。唐调露初，以突厥内迁人户置鲁、丽、含等六州于灵、夏南境。开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迁户，因于盐、夏间置宥州。天宝元年，改为宁朔郡。至德二年，又改为怀德郡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宥州。北宋至道初，地没入西夏。元丰中，宋帅吕惠卿收复宥州，不久又为西夏所陷，仍置宥州，设嘉宁军司⑥。

洪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南

唐洪门镇，属夏州辖地。唐贞元四年，刑部尚书兼邠州刺史张献甫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镇等，朝廷从之。北宋雍熙中，废夏州，仍设洪门镇。咸平中，镇入西夏，升为洪州⑦。

龙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南

原为蕃寨。寨旁有淤流，名藏底河，为夏、宋必争之地。西夏则临河筑城。政和中，知庆州姚古克其城，建威德军，旋复为寨。至道中，石堡镇陷于西夏。元昊时，升为龙州⑧。

绥州 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

战国时属魏，后属秦，置上郡。两汉因之。晋废。后魏仍置上郡。西魏置绥州，兼立安宁郡。隋初郡废，后改为上州，旋废州，置雕阴郡。唐天宝元年，改为上郡。乾元元年，复为绥州。宋元丰七年，以延州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砦隶属绥德城。元符二年，改为军。至道初，地入西夏，仍置绥州⑨。

盐州 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境

秦属北地郡。两汉因之。晋亦属北地郡。后为赫连夏所据。后魏置大兴郡。西魏改为五原郡，兼置西安州，旋改为盐州。隋初，郡废。大业初，又改为盐川郡。唐武德初，盐州及五原县都寄治灵州。贞观元年，州、县皆废。二年，复于旧城置盐州。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复改为盐州。五代时，仍置盐州。北宋咸平后，为西夏所据，仍为盐州④。

麟州 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县境

唐天宝初，王忠嗣奏请以胜州的连谷、银城两县置麟州，后改为新秦郡。北宋乾德五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端拱元年，改镇西军治新秦县。南宋时，没入西夏，复置麟州④。

丰州 治所在今内蒙古河套东北部

战国时属赵。秦属九原郡。汉为五原郡辖地。后汉因之。后为赫连夏所据。后魏延和二年，置五原镇，旋改为怀朔，为六镇之一。孝昌中，改镇为朔州，其后荒废，以朔州寄治并州境内。隋开皇五年，始置丰州。大业初，又改为五原郡。唐贞观四年，置丰州都督府。十一年州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复置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五代时，后唐为天德军。后晋初，为契丹所据，为应天军，旋改置丰州。北宋庆历元年，元昊攻占其地，仍置丰州④。

府州 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县境

城西南距麟州约一百二十里，东南临近黄河。隋为胜州榆林县地。唐为岚州之府谷镇。五代晋王存勖于天祐七年，升为府谷县。八年，建为府州。北宋时，仍置永安军，兼置麟府路军马司于此。崇宁初，改为靖康军。政和五年，赐郡名曰荣河。元代仍为府州。南宋绍兴中，地没入西夏④。

胜州 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

隋开皇二十年，始置胜州。大业三年，改为榆林郡。唐武德中，复置胜州。天宝元年，复为榆林郡。乾元元年，又改置胜州。宋因之。咸平中，西夏据有其地，仍置胜州④。

会州 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

秦属陇西郡辖地。汉属金城、安定两郡地。西魏置会州。后周废。隋大业初，属平凉郡。唐武德二年，置西会州。天宝元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复改置会州。北宋天圣后，为西夏所有。元符二年收复，仍置会州。南宋淳熙中，其地为西夏所据有，仍置会州，后又置西寿保泰军司④。

兰州 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

秦属陇西郡辖地。汉属金城郡。后汉、魏晋因之。后魏仍属金城郡。后周因之。隋开皇初，置兰州总管府。大业初，府废。唐武德二年，置兰州。天宝元年，改为金城郡。乾元元年，复改为兰州。北宋元丰四年，置兰州。同年，宋将击败西夏入寇，收复兰州。南宋时，西夏再取兰州④。

凉州 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

汉武帝元狩二年置武威郡。后汉因之。后魏仍置武威郡，兼置凉州。后周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唐武德二年，置凉州总管府。咸亨元年，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武威郡。乾元元年，复置凉州。宋初，为凉州府。天圣六年，西夏用兵攻占凉州，后改为西凉府④。

甘州 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

汉武帝太初元年始置张掖郡。昭帝以后，与酒泉、武威、敦煌、金城，并称为河西五郡。后汉因之。魏晋仍置张掖郡。永嘉以后，为张寔所据，称为前凉。吕光取其地，为后凉。沮

渠蒙逊建都于此，称为北凉。后魏属凉州。西魏又置西凉州，旋改为甘州。后周复置张掖郡。隋初郡废。大业中，改甘州为张掖郡。唐武德二年，复置甘州。天宝初，改为张掖郡。宋明道元年，西夏据有其地，后改为镇夷郡，又立宣化府，设置甘肃军司于删丹③。

肃州 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

汉武帝太初元年，始置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因以为名。后汉、魏晋因之。西凉李暠迁都于此，后魏亦为酒泉郡。隋初，郡废，始置肃州。大业初州废，以其地属张掖郡。唐复置肃州。天宝初，改为酒泉郡。宋景祐三年，元昊攻占肃州，后改为蕃和郡④。

瓜州 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

汉属敦煌郡辖地。东汉、魏晋时，其地亦属敦煌郡。晋惠帝元康五年，置晋昌郡。后废。后魏改置常乐郡，后周因之。隋开皇初郡废，改为常乐县，属敦煌郡。唐武德五年，置瓜州，仍立总管府。贞观中，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复改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复改为瓜州。北宋景祐三年，地没入西夏。后置西平军司⑤。

沙州 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西

汉武帝后元年分酒泉郡，立敦煌郡。一说武帝元鼎六年，置敦煌郡。这二种说法，以元鼎六年说为可信。两汉、魏晋时，中原与西域的往来，以此为必经之路。后魏改置瓜州，并治敦煌郡。后周因之。隋开皇初郡废。大业中置敦煌郡。唐武德二年，置瓜州。天宝元年，改为敦煌郡。乾元元年，复改为沙州。北宋景祐三年、元昊兴兵攻占其地，后仍立沙州⑥。

西宁州 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

古为西羌所居之地，称为湟中。汉属金城郡。后汉因之。建安中，分置西平郡。晋仍置西平郡。东晋末，其地为秃发乌孙所据，称西平王，后利鹿孤复都于此，称为南凉。后魏置鄯州。后周又置乐都郡。隋初郡废，仍为鄯州。大业中，改州为西平郡。唐初复改为鄯州。天宝元年，改为西平郡。乾元初，又改为鄯州。上元二年，没入吐蕃。大中间收复，旋为吐蕃所据，称为青唐城。北宋元符二年收复，仍立鄯州，兼置陇右节度使。后又没入吐蕃。崇宁三年，复收其地，改为西宁州，又置宾德军。宋朝南渡后荒弃。南宋绍兴六年，没入西夏，亦置西宁州⑦。

乐州 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

汉为金城郡辖地。东晋末，后凉吕光置乐都郡。晋隆安三年，秃发乌孙自西平徙治乐都。义熙六年，秃发傉檀自姑臧还乐都。后魏初郡废，置鄯州。唐代，其地属鄯州，后陷入吐蕃，称为邈川城。北宋元符二年收复，建为湟州。崇宁三年，置倚郭县，五年罢。大观三年，加向德军节度。宣和元年，改为乐州。南宋绍兴六年，西夏崇宗取其地，亦置乐州⑧。

廓州 治所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

古为西羌所居。汉末，其地隶属西平郡辖地。前凉以其地置湟河郡。后魏亦为湟河郡，属鄯州。后周改置洮河郡，兼置廓州。隋初郡废，仍置廓州。大业中，改州为洮河郡。唐代，复改置廓州。开元二十六年，又置宁塞军于城内。天宝初，改为宁塞郡。乾元初，复改为廓州。北宋元符二年，以廓州为宁塞城。崇宁三年弃之，是年又收复，仍置廓州。南宋绍兴七年，西夏崇宗占有其地，亦置廓州⑨。

积石州 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境

城东距廓州一百八十里，南至盖龙峽八十里，西临大洞，北枕黄河。吐谷浑曾经占据其地。唐贞观八年，击败吐谷浑，收复其地。十三年，置靖边镇。仪凤二年，改为积石军。宋

时,番名溪耳城。元符间,为吐蕃溪巴温所据。大观二年,臧征扑哥以城内附归宋,即以旧地建置积石军。金亦置积石州。南宋绍兴七年,西夏崇宗据有其地,仍置积石州,后更名祈安城。

三 西夏政区沿革的史实,驳斥了克恰诺夫的谬论

上述历史事实已经说明,自古以来,我国羌族(包括党项族)的活动地区都属于中国历代王朝的辖境之内。中国历朝中央政府行使国家权力,设官建政、分兵镇守、征收赋税,而地方政权的郡、州、府、县的废置沿革,历朝因袭,延续至今。西夏的疆域版图和行政区域皆位于我国西北重要地区的河套、陕北、河西走廊地带,历来都是以汉族为首的中国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学习、共同劳动、逐步融合的地区,这是十分清楚的。羌族(包括党项族)也早就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在长期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互相影响,逐步融合,对于共同发展、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苏联E·N·克恰诺夫于1958年在苏联地理学会东方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地图册手稿》一文中,却歪曲历史,散布谬论,胡诌什么“唐古特人被称为党项族”,“臣服于中国”^⑩,竟然把西夏、党项族说成为外国、外族,藉以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以达其分割我国领土,破坏我国统一的妄想。这的确令人愤慨!这些伪造历史者不择手段地把历史的研究,也当成推行扩张政策的工具,绝不是偶然的。

历史真相不容歪曲,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请看今日之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⑪。可以断定,伪造历史者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注释:

- ① 《西夏书事》第三。
- ② 《西夏书事》卷九。
- ③ 《西夏书事》卷十一、卷二十。
- ④ 《史记》卷四十三。
- ⑤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 ⑥ 《史记》卷一一一。
- ⑦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 ⑧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 ⑨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 ⑩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 ⑪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 ⑫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 ⑬ 《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
- ⑭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
- ⑮ 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括地志辑校》卷一;《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 ⑯ 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
- ⑰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西夏书事》卷七。
- ⑱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十五。
- ⑲ 见《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 ⑳ 见《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 ㉑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
- ㉒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 ㉓ 见《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
- ㉔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 ㉕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七;《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
- ㉖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一;《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
- ㉗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 ㉘ 见《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甫传》;《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
- ㉙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七;《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
- ㉚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七;《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
- ㉛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 ㉜ 见《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元丰九

域志》卷四。

③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

④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七；《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

⑤ 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西夏书事》卷十二。

⑥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旧唐书》卷三十八；《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三。

⑦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⑧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西夏纪》卷五。

⑨ 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元史》卷六十，《地理志》。

⑩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

⑪ 见《輿地广记》卷十七；《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⑫ 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⑬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四。

⑭ 见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〇七；《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四；《西夏书事》卷三十四。

⑮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四；《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西夏书事》卷三十五。

⑯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四；《宋史》卷八十七；《西夏书事》卷三十五。

⑰ 据《东方国家与民族》第一册（莫斯科，一九五九年版）。

⑱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3页）。

（上接第13页） 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学家说，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三权分立是宪法的原则，法制是宪法的意义。从宪法的一般特征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全面民主化”，是资产阶级法制和宪法产生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正是由于宪法具有这种严肃的政治意义，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宪运动都经过一场十分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概括为“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⑥

《探讨》一文一方面把古代关于国家根本问题的法规和近代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一个东西，一方面又说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和对立是“否定的连续性”。既然近代宪法是对古代“宪法”的否定，那怎么还能认为二者是一个东西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但能否因此就说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东西呢？如果象《探讨》一文那样硬是把古代关于国家根本问题的法规叫做“宪法”，那么就会只有“词义学”上的意义，概念上的混乱，模糊了宪法的历史特征。

总结全文，我们认为宪法与其他一般的法律规范不同，它并不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的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⑦这就是关于宪法起源的正确结论。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宪法研究生）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第1卷第426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第21卷，第546页

⑥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